



孫中山先生論戰爭上的精神力

李浴日

孫子說：「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，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」。又說：「殺敵者，怒也」。再說：「三軍可奪氣，將軍可奪心」。

拿破崙說：「戰爭成功四分之三，依于精神要素，而依物質之情況決定者，不過其四分之一」。

克勞塞維慈氏說：「精神力為軍事最重要因素之一，戰爭全部因素無不受精神力所貫注，而為其操縱」。

哥爾茲將軍說：「殲滅敵之戰鬥員，其價值較消滅敵之勇氣為小，失敗主義者若充斥於敵之全軍，則勝利，即在吾人之前矣」。又說：「征服

敵人，並不求悉數殲滅之，而求粉碎敵軍各個對於勝利之希望也」。

福煦元帥說：「我欲為勝者，必須保持戰勝敵軍之精神力，指揮官必須將此精神貫注於自己之軍隊，故指揮會戰者，乃粉碎敵之精神力，以至於最高度之謂也」。又說：「故必勝之意志，乃勝利之第一條件，兵卒應以此為第一要義，同時指揮官亦必須以最高之決心，貫注於每一個兵卒之精神中」。

從以上諸名將的格言看，我們可歸結說：精神是重於物質的。軍人不明乎此，固不配談戰爭，更不配談革命的戰爭，這是兵學上「永久不變」的原則，任何人都不能夠推翻的。

國父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者，自然不會忽略了這個重大的問題，並且在戰爭理論上建立了一個新體系。當民國十年取道廣西北伐，師次桂林時，為振作全軍的戰鬥情緒，強化全軍的精神力量起見，於翌年一月集合當時所統率的滇、粵、贛各軍的將校給予剝切詳明地演講「軍人精神教育」，這一部演講詞，實為國父重要的遺著，雖名為「軍人精神教育」，實包含有一般的哲學思想與倫理思想，不特可作為革命軍人的基本教科二，且可作為一般國民身心修養的座右銘。

在軍事教育上，原來有兩種方法：一是「外打進」的方法，一是「內打進」的方法，但後者比諸前者為重要，亦即精神教育比諸物質教育為重要，這也許是國父特講精神教育的原因吧！同時，這也是說明中國今後的軍事教育應特別注重精神教育。不過關於這方面的教育，施教者（長官）須以身作則，予被教者（部下）以暗示與模範的作用，方可收獲偉效。國父這部遺教，洋洋萬餘言，分為五課，第一課講精神教育，第一節精神教育之要旨上，開宗明義說：「欲身任非常之事業，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，此非常之教育為何，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……革命精神何自來耶？是在精神教育。諸君之所以為軍人，非為有軍人資格乎？非為曾受軍人教育乎？否則執路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，如何其可！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，即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，須臾弗離，雖至造次顛沛之間，守而勿失，夫然後可以為軍人，可以言革命，可以卜成功」。接着，第書節精神之定義說：「人為萬物之靈……凡非物質者，即為精神！……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，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，而不知二者本合為

一。在中國學者，亦恒言有體有用，何謂體，即物質，何謂用，即精神。譬如人之一身，五官百骸，皆爲體，屬於物質。其能言語動作者，即爲用，由人之精神爲之，二者相輔，不可分離。若猝然喪失精神，官骸雖具，不能言語，不能動作，用既失，而體亦即成爲死物矣」。至第三節精神與物質力量之比較，強調精神力在戰爭上的重要性說：

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，既如前述，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，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。今人心理，往往偏重物質方面，若言北伐，非曰槍枝務求一律，則曰子彈必須補充。此外種種武器，亦宜精良完備，一若不如是，則不能作戰者。自予觀之，武器爲物質，能使用此武器者，全恃人之精神，兩相比較，精神能力實居其九，物質能力僅得其一。何以知其然也？試以武昌起義爲例，當日滿清之武器，與革命黨人之武器，以物質能力論，何啻千與一之比較。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，乃敢毅然爲之者，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，黨人名冊亦被搜獲，兵士之入黨者，均爲查悉，悉數調往四川，僅有砲兵、工兵兩營，留駐武漢，其中同志尙多。有熊秉坤者，新軍中一排長耳，見事機已迫，正在大索黨人，若我不先發制人，終必爲人所制，置於死地而後生，等死耳，不如速發難。因將此意告諸同志，僉以無子彈對，後由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，借得兩盒子彈，分授同志。革命之武器，所恃者，僅有此數。槍聲一起，炮兵營首先響應，瑞澂、張彪、胡繼逃竄，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。彼滿清方面，軍隊非不多也，槍彈非不備也，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，瑞澂且商諸某國領事，謂若湖北有事，請其撥兵艦相助，布置如此周密，兵力如此雄厚，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。諸君試思，兩盒子彈，至多不過五十顆，即使一一命中，殺人不過五十人，能打破武昌乎？余以爲打破武昌者，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。兵法云：「先聲奪人」，所謂先聲，

俄國，不啻驅羊豕以犒虎吻，必無幸也。何以戰爭結果，卒至俄敗而日勝？此無他，俄之敗，敗於無精神，日之勝，勝在有精神而已。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？牛之力量大於童子，人皆知之，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，東則東，西則西，牛乃不能奮其一角一蹄，以與童子抗，且甘心俯首，惟命是聽者，是因何耶？童子有精神，牛無精神，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，而能以精神制馭之，此尤顯而易見之例也。

依上述各例，則知此次北伐，亦惟恃有精神，即能制勝，可勿問敵人子彈多少，我之子彈多少，但問我之精神如何。若無精神，子彈雖多，適以資敵，一日臨戰，委而棄之，非爲敵人運輸戰利品乎？故兩國交戰，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，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，而使失其戰鬥能力。兵法有言：「攻心爲上，攻城次之」。攻心者，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，取得城池，猶其後也。去年粵軍回粵，既下惠州，桂軍聞風破膽，先自逃竄，我乃兵不血刃，長歌而入廣州城矣，此足見物質之不可恃。所謂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」者，其道何在？精神爲之也。

其次，第五節軍人之精神說：「現時之中國，前途險象，較前尤甚。南北分立之局，擾攘數年，未能統一。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，如張作霖、曹锟、吳佩孚等，割據地盤，擁兵自衛。政治之壞，過於滿清，人民轉徙流離，如在水深火熱之中，待援孔亟。援之之法維何？須用革命之



言，已有此先例。試再言外國：前此意大利人，有加利波利地者，爲一有名之革命家，彼亦非有如匈武器能力，當其渡海攻城也，以一千人與三萬人敵，相持四五日，卒由他路抄襲入城。此在戰畧上，戰術上，無論如何，均不能取勝，而事實之相懸若此，將謂以少勝衆乎？直乃精神勝物質耳。又如日俄戰爭，俄國兵力，多於日本數倍，未戰之先，咸以爲日本之於

手段。用革命之手段，則須負革命之責任，革命之責任者，救國救民之責任也。諸君固皆會受軍事教育者，當知軍人之職志，在防禦外患，在保衛國家，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為完全獨立之國家，不受外國之箝制？以予觀之，固猶未完全獨立也。國會雖選出本總統，而內亂尚未勘定，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，尙居多數。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，而正式政府，又未經各國承認，當此危亡絕續之交，非先平內亂，而以革命救國不可？以革命救國，非有革命精神不可。無革命精神，則為法屬之安南，終受勢力屈服。有革命精神，則為英屬之愛爾蘭，終得崛起自治。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，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。印度久受英國壓迫，近亦引起反動，其革命思想與前不同。跟着又畫龍點睛地指出軍人精神的要素有三：一曰智、一曰仁、一曰勇。而「欲使之（智仁勇——浴日誌）發揚光大，非有決心不能實現。但所謂決心者，須多數人決心，合羣力羣策而為之，非少數人所能集事」——「剷除反革命勢力，改造中國為『新世界』」。不待說，這是全書的骨髓，我們應特別加以服膺才可。茲將第二課所分析智，第三課所分析仁，第四課所分析勇，第五課所分析決心，摘要列表如下，恕我不把全文恭錄出來。

智

定義——有聰明、有見識。又須合乎道義，并隨時進步。

來源

- 由於力學者——與「學而知之」畧同
- 由於經驗者——與「困而知之」畧同

軍人之智

別是非

- 軍人所以衛民，利於民則為是，不利於民則為非。
- 軍人所以衛國，利於國則為是，不利於國則為非。

明利害——利害與是非相因而至

- 是則為利，利可為
- 識時務（如摘已熟之果，既至其時，應手而落。）
- 知己彼——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

定義——博愛——公愛——己親己濶。
救世之仁——宗教家之仁
救人之仁——慈善家之仁

仁

軍人之仁——實行三民主義，救國救民。

定義——不怕。但軍人之勇，須有為主義，有目的而有識之勇。

種類

救人之仁——志士愛國之仁

勇

定義——小勇——血氣之勇
大勇——發狂之勇

種類

軍人之勇——大勇——成仁取義

長技能——應嫻熟遊勇戰術
命中——隱伏吃癟
走路——耐勞

軍人之勇

其生也為革命而生

明生死

其死也為革命而死，但軍人不宜畏死，為國家效死，死重於泰山。

成功——革命成功，則造出莊嚴國家，共享幸福。

決心——成仁——不成功，則同拼一死，以殉吾黨光輝主義，亦不失

以上是智、仁、勇與決心的簡單表解，于此我們可再進一步研究智、仁，勇的繼承問題。有人說：這是繼承於孫子，十三篇上說：「將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也」。又有人是說：是繼承於孔子，中庸上說：

「智、仁、勇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」。但我則認為國父對他們的論都沒有研究的。

而移用到軍人精神教育上，因為國父對他們的理論都很有研究的。可是國父並不限於智、仁、勇的繼承，他又獨創地加上「決心」一項，而建立他理論的新體系，且其內容又是全新的，不同於古書的解釋。

智仁勇與決心是軍人的靈魂，亦即軍人的武德，自然以仁為中心，方可使智勇不致陷入歧途，換言之，不以仁為中心思想的戰爭，則這種戰爭必變為爭權奪利的戰爭，為害民族國家，以至為禍人類與世界，自然為國父所反對的。所以我們的軍人武德，便不是日本的武士道（軍人精神）所可比擬。因為日本武士道僅偏重於勇智，而丢了最重要的仁，故日本的軍隊只得變成為「海盜」，「流寇」。拿破崙亦談智勇而不談仁，他說：「為大將應具之種種理想的才能，極難具備於一人。實際上為大將最需要者同時最能揚名者，即智勇雙全。若有勇而寡智，則往往不慎，而生意外，若有智而少勇，則意想之事，往往不能作」。所以他為歐洲極其譽亦只盡其驟躍的能事而已。舉世奉為兵學大師的克勞塞維慈氏，他在其戰爭論上力斷「戰爭是暴力的無界限的行使」，並對於智勇分析得頗為詳盡，他說：

戰爭是危險事業，軍人最重要的性質是勇。

勇有二：一是對於危險的勇，一是對於責任的勇。所謂責任，或指對人而言，或指對自己的良心而言，現在先論第一種對於危險的勇。

這勇又有二：有永久的勇，有一時的勇。永久的勇是不怕危險，這或出於稟賦，或成於習慣，或由自輕其生命而然，要之都屬於恆態的，永久的。一時的勇，則由積極的動因而生，若名譽心，愛國心，或其他種感奮所激發。這種勇，要不外乎精神運動，是屬於情之領域，所以是一時的而非恆態的。

這兩種勇的效果不是很容易分別的：恆態的勇，以堅固勝，

所謂習慣成自然，無論何時，不離其人的。感情的勇，以猛烈勝，但不拘於時。前者生節操，後者生英氣，所以必須兼有這兩者，其勇方可說是完全的。

這是關於勇的方面，至關於智的方面，他說：

若進一步作完全的要求，則軍人不可不有智力。

戰爭，是一種推測的境界，一切事物可為軍事動作的基礎，有四分之三，常不確實。譬如在雲霧之中，或濃或淡，惟有智力的人能判斷，從迷離惝恍中求得真像。智力平常之人或可偶然得到真像，非常勇敢的人則以勇來補其智力的不及，然綜合全體而論，其平均的成績，不智的人終不能掩蔽他的缺點。又，戰爭是一種偶然境界，人生事業中，最易和意外危險相接觸，莫過戰爭。這種偶然的境遇，能使各種狀況不確實的程度增加，而事業之進步因之越發困難。

情況不明，預料不確，和意外的事變，常使主將發生所遇到的和所期望的有大不相同的感想。這個即刻影響到他的各種計劃，甚至因此拋棄以前制定的計劃而另擬新的計劃。但一轉瞬間，新計劃也不完全。因為戰爭狀態不是一時出現的，昨日所聞和今日不同，今日所聞又和明日不同，於是主將之心，常惶惶於所聞的不同苦悶之中。

當此之時而能鎮定的主將就少不了兩種性質：一是智，所謂「智」，好似行路於黑暗之中，常保一點光明而知本線在那一方向；一是勇，所謂「勇」，可使人藉這一點微弱的光明而向前邁進。法國人所謂「局面眼」（慧眼），這裏也可以說即是果斷，所謂果斷，勇是他的父親而智是他的母親。

因為戰爭是以戰鬥為主，而戰鬥又以時間空間兩要素為體。當時騎兵的使用和急馳的決戰，一切都以迅速和適當的決斷為成功的要訣，法人形容這時間空間的目測力稱之為慧眼。兵學者很多以這個古義來解釋慧眼，也是因為動作迫切時而能卜適當的決斷，都是由這慧眼而來。例如發見適當的攻擊點等。由此可知，所謂慧眼，不只是指肉眼，還兼指心眼。

由慧眼乃生果斷，這果斷實是責任的勇，也可說是精神的勇，法語稱為心勇，以其由智所產生。但是這勇雖生於智，而勇之動則不由智而由於情。有智的人不必有勇，多智的人往往臨到難關失却決斷力，我們是常見的。所以智是不可少的，但必須兼有勇之情，而勇若沒有情也不能維持繼續的。大凡人當危急之秋，與其謂為智所左右，不如說是為情所左右。

臨事苦於疑慮，又恐陷於猶豫，則果斷（近於決心，但非國父所講決心的內容）最為必要。世俗常以冒險大膽，暴虎馮河的勇稱為果斷，吾人斷不同意。凡勇的行為若不具完全理由，決不許以果斷稱之。這個完全理由是由智力而得。前論果斷生於智而成於勇，固無疑議，然兼有智勇尚不够，還要兩者能互相融洽才會產生第三者的果斷。有一種人，其心目很能解釋困難問題，而其平生處事也很有勇，但一旦臨到果斷的機會，忽然失却了能力，這是智力不融洽所致。然無智的人，遇到艱難決不會深思熟慮，幸而成功，實是例外。

革命軍人必備的要素

總理在軍人精神教育當中提出「智」「仁」「勇」三項。本來只講這三項已經够了。不過我們如果要說得詳明一點，還可以引申。總理的意思加上「信」與「嚴」的兩項。岳武穆所說的「智，信，仁，勇，嚴」之武德，與總理遺教「智」、「仁」、「勇」三者實可相互發明，為現代革命軍人必備之要素。關於「信」與「嚴」的解釋，歷來講的人也很多，普通的意思，大家想必也很明白。不過所謂「信」，第一是要對主義有自信，第二是要上下與朋友之間要有互信，第三是要對自己有自信。（專就部隊裏縱的系統來說，就是要信仰上官，相信自己，信任部下）。所謂「嚴」，第一先要嚴以律己，然後嚴以待人。這是要補充說明的。

克氏於最後又強調說：「人類精神作用表現在軍事上，要而言之，無一不是智力的作用，無論那一軍事動作，必須有適合其動作的智力，而後方能勝任。由此觀之，臨戰而能奏功，自下級以至上級，都不可不要智力，都不可不具有特殊的天才，不過，將帥所需要的精祌和智慧比較多些」。于此可見克氏對於智勇的重視，但却忽擧了最重要的博愛之仁。這不能不說是克氏戰爭論的一大缺點。至於蕭米尼、威利遜、杜黑、福煦、魯登道夫等兵學家的著作，亦同樣缺乏仁的觀念。由此可見「國父的戰爭思想是不同凡響。但是我們要注意的，國父的所謂「仁」，決不是春秋時代宋襄公的所謂仁——「不重傷，不擒二毛」。因為這不是婦人之仁，非仁者之仁，更非國父之所謂仁——決心實行三民主義的仁。站在實行三民主義的立場上，縱是澈底消滅敵人亦所不惜。

要之，國父所說的智仁勇是不可分的，它與決心合而為一，便構成戰爭理論上的新體系，建立了中國的軍人魂，在這次抗戰中，我們應遵照國父這個偉大的訓示，加強我們軍人以至一般國民的精神力量，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！